

古籍版本鑑賞——

21-24

略論古籍藏書題跋
——類文字的建構話語

漢學研究中心資料組 ◎ 盧錦堂

◆一個新的研究方向

讀者除可從題跋、經眼錄、藏書志等一類文字了解藏書家對古籍版本所抱持的態度，正如前文已提及者之外，主要還在於像題跋等文字究竟提供了有關某些珍藏古籍的甚麼訊息。藏書題跋的作者，或是私人圖書的所有者，或是公藏圖書的編目員，或是有緣拜讀的學者專家，甚或是出版社的編輯，會否因為身分不同而有相異的敘述重點？又，某一時代的學術環境或研究風尚對藏書題跋建構話語所側重者有何影響？此外，藏書題跋原寫於某本古籍的書前或書後，後或有人將某一藏書家或藏書機構所藏各本古籍的題跋彙輯成編予以出版，如此，有沒有可能導致若干改變？以上所述，似乎過去罕見探討，而又值得深入研究。筆者之所以興起這種念頭，其實是得自不同研究領域專家的啟發。

1967年，開拓社會符號學研究領域的法國學者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所撰《流行體系》一書出版。（注1）基於「時裝依靠著人們談論而存在」，該書以上世紀六十年代時裝雜誌為對象，研究「用文字描述的時裝」，即實際的服裝如何被「翻譯」到語言中。近日，大陸的王蕾、代小琳二人因現代社會有了新面貌，羅蘭巴特當年所運用材料已無法完全解釋新興媒體的時裝現象，故撰就《霓裳神話：媒體服飾話語研究》，在借鑑羅蘭巴特媒體服飾符號學的基礎上，進一步運用相關研究成果，試圖探討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以來流行的媒體服飾文化話語如何運作與建構。（注2）書中主要說明現代時裝雜誌等媒體在談及服裝時，再也不是簡單地介紹怎樣穿衣打扮，此類實用的知識技巧已不能吸引大眾注意，話題漸變成觀念的推銷。例如對香水的介紹，並非如何使用香水，香水選購方法以及香水製造等，而是「現代女性敢於強調自我意識，除了積極尋求外在的成功外，並嚮往與世界分享她內心的溫柔；她們能夠在不同的味道之間隨心所欲地轉換角色，帶給世界不同的氣息與快樂」，以及「特別警示：聞到她芳香味道的男人，就會失去感覺，失去控制，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所以請妥善保管這縷危險的氣息」一類話語。

從「書寫的服裝」所用語言聯想到藏書題跋。當然，兩者有著許多差異，甚至根本上是兩種不同的「語言」。但想要探討的是，媒體服飾話語既能自成體系，則藏書題跋所使用的建構

話語，是否亦有一套體系在其中？時裝雜誌多是在推銷高級的、名牌的服飾，而藏書題跋無非在稱許善本圖書的價值，這價值可以是學術價值，也可以是文物商品價值；再者，時裝希望吸引社會名流的關注，善本古籍收藏亦非一般大眾能力所及，似都以社會上層人士為對象，若把藏書題跋一類文字所用語言視為自成的體系，未嘗不失為新的探索途徑，下面所述僅是個人初步看法的斷片。

◆《四庫全書總目》與《天祿琳琅書目》

《四庫全書總目》是在《四庫全書》纂修過程中產生的一部目錄著作，主要是由數十名學有專長的纂修官分頭撰寫各書「提要」，再經總纂官考核增刪，反復修改潤飾而成。至若「提要」的體例，不得不推源於劉向「敘錄」。漢武帝以書頗散亡，使人到處訪求遺佚，並詔劉向等進行校讎工作。劉向等每校一書畢，即為作「敘錄」載在本書，體例如下：（一）著錄書名與篇名；（二）敘述校讎的原委；（三）介紹著者之生平與思想；（四）說明書名含義、撰述動機及內容特色；（五）辨別書的真偽；（六）評論思想或史事的是非；（七）敘述學術源流；（八）判定書的價值。之後，又將各書的「敘錄」彙集成編，名為「別錄」。《四庫全書總目》的撰成，情況與此近似。總之，無論是劉向的「敘錄」，或《四庫》的「提要」，所採用話語則重在學術方面，此種對書籍的陳述方式影響頗廣。

與《四庫全書總目》差不多同時，《天祿琳琅書目》亦奉命編成。若說前者是繼承長久以來「敘錄」對書籍的傳統陳述方式，則後者或可說是仿效宋代尤袤《遂初堂書目》著錄版本，並借鑑唐代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明人《鐵網珊瑚》等做法，將書畫賞鑑的陳述方式移用到書目著錄上，留意古籍版本的文物價值，標示著書目著錄的另一種發展，同樣也影響及後來若干藏書題跋，在此有必要略作說明。

「天祿琳琅」在乾清宮東側昭仁殿，始建於乾隆九年（1744），專門庋藏歷代善本圖書，供皇帝御覽。乾隆四十年（1775），《天祿琳琅書目》十卷奉命編成，計收錄宋版71種、金版1種、影宋鈔本20種、元版86種、明版251種，共429種。嘉慶二年（1777）乾清宮大火，天祿琳琅全部藏書蕩然無存。同年，乾清宮修復，又選取善本古籍入藏，並有《天祿琳琅書目續編》二十卷的編定，計收錄宋、遼、金、元、明刊本及影宋鈔本、明鈔本共663部。

《四庫全書總目》著錄此書前編，提要稱「或一書而兩刻皆工緻。則兩本並存，猶尤袤《遂初堂書目》例也。……每書各有解題，詳其鈔梓年月及收藏家題識、印記，並一一考其時代、爵里，著授受之源流。案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有論十六篇，其十一記鑑識、收藏、閱玩；十二記自古跋尾押署；十三記自古公私印記。自後賞鑑諸家遞相祖述，至《鐵網珊瑚》所載書畫始於是事特詳。然藏書著錄，則未有辨訂及此者，即鐵曾於《也是園書目》之外，別出《讀書敏求記》述所藏舊刻、舊鈔，亦粗具梗概，不能如是之條析也」。此書的淵源、特色等藉以略知梗概。其中有關題識、印記，可再從書中凡例獲悉詳情，凡例中即提及：「諸書中有經御製題識者，尤為藝林至寶，珍逾琬琰，敬登鑑藏之首。至舊人題跋，亦為附錄。其印記則做

《清河書畫舫》之例，皆用真書摹入，以資考據。」而這書對古籍版本文物價值的重視，可見一斑。但正因此，卻較少注意古籍版本在校勘等學術研究的價值，更易讓人覺得「使古書成為骨董，與書畫一樣被視為供賞鑑的物品」。（注3）

◆乾嘉時期及以後

衣服最初是為著蔽體、禦寒的實用目的，後來出現流行時裝，則成為上層社會身分、地位的象徵，離不開經濟價值。至於書籍，原是以其中內容為重，而學術性典籍在知識分子間尤多受到推崇；後來經過長久歲月，早期的圖書愈漸變得貴重，經濟價值較學術價值還要吸引人。試讀乾嘉時期及以後所撰藏書題跋，版本目錄與其他相關文字，發覺其中不少是兼採《四庫全書總目》與《天祿琳琅書目》兩者的建構話語，且以版本方面為重，不妨視為主流。《四庫全書》可說是古代文化思想遺產的總匯，《四庫全書總目》則基於當時漢學興起，又明顯地表現出徵實的學術思想特質。至若「天祿琳琅」，既集中收藏歷代古籍善本，其《書目》自然側重於版本的描述與考證。隨後，各藏書家或在書的前後撰有題跋，或編成經眼錄、藏書志，也有藏書家本身或後人將分散在各書的題跋彙輯成編，其中可能有著宣示所藏版本文物價值的意味。而書影、圖錄的出現，也或多或少是為要證實所論非徒虛言。茲舉1977年出版的《國立故宮博物院宋本圖錄》為例，可略知發展至今，題跋、藏書志等所使用的建構話語。《圖錄》花了大部分篇幅詳記各書的現存卷次、版式、行款、刻工、避諱字、刻書牌記、遞藏印記、批校題識、紙墨字體，以及所附序跋圖表等，並量度版匡高廣，還附以圖版書影，都是版本鑑定所需一手資料。此外，概述作者生平爵里、全書主旨、遞刻源流及版本優劣異同，亦大抵有助於對版本的認識。

若干藏書題跋有值得注意的，即除有關學術考證、版本鑑定外，還流露出藏書家對書的強烈喜愛，有時也包括一些藏書軼事，讓人能體驗到珍藏難得，更容易受到感動。例如黃丕烈對《史載之方》所撰題跋，其中有「余之惜書而不惜錢，其真佞宋耶？誠不失為書魔云爾」的話。再者，《三謝詩》題跋說：「顧念余生平無他嗜好，於書獨嗜好成癖，遇宋刻，苟力可勉致，無不致之以為快，矧此書世間罕有，存此宋刻，差足自豪。錢物可得，書不可得，雖費當勿校耳。」癡迷的心態溢於言表。又如傅增湘為北宋本《樂府詩集》撰題跋，提及一事：某日鄉人白堅甫挾書來謁，傅氏未見書，即說必是宋版。日後，堅甫問他用何方法得知，傅氏回答說：「此易曉耳！方君挾書入門，外無紙裹，余瞥見書衣為藏經紙背，光采燭目，豈有元明本書而忍護以金粟箋者乎？」讀者可藉此趣聞進一步了解傅氏有關版本的識見。此書後來送交裱工綴補，作坊遇火，幸裱工早一步攜歸家中而得免，傅氏有感而發：「其免於難也，微鬼神呵護之力，寧有是哉！從此馨香百拜，什襲珍藏，托庇神庥，永離災厄。」像這類話語，雖非完全針對古籍本身所作具體描述，卻能襯托出一書的文物珍藏價值。

以上探索僅是斷片式，尚待完整體系的建立。

注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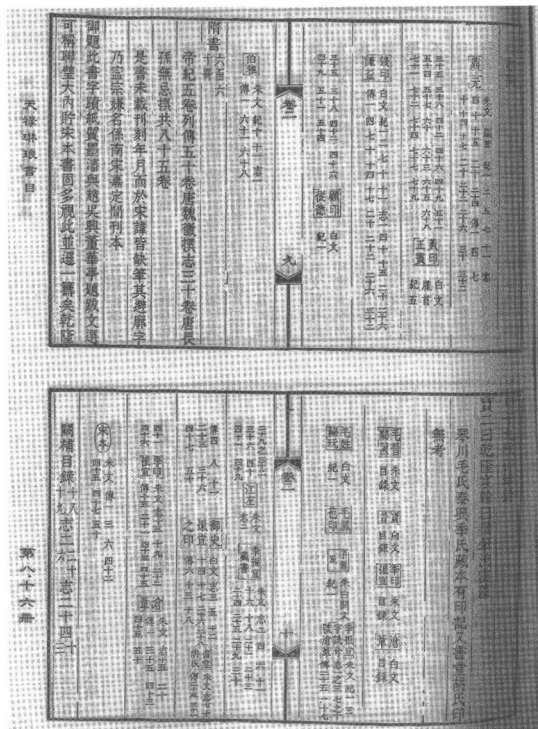
注1 臺北桂冠圖書公司於1998年2月出版敖軍的中文譯本。

注2 該書已由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於2004年2月出版。

注3 姚伯岳語，見所撰《版本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12），頁37。

延伸閱讀

1. 清錢曾，《讀書敏求記》
2. 清黃丕烈，《蕘圃藏書題識》及《續錄》
3. 清丁丙，《善本室藏書志》
4. 清陸心源，《儀顧堂題跋》
5. 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
6. 張元濟，《涉園序跋集錄》
7. 鄭振鐸，《劫中得書記》
8.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
9. 北京圖書館編，《中國版刻圖錄》
10. 潘景鄭，《著硯樓讀書記》
11. 北京圖書館善本組編，《1911～1984影印善本書序跋集錄》



- 《天祿琳琅書目》著錄清代宮廷內所藏古籍善本，重在闡明刊刻年代，逐錄藏書題識及印記，並考證授受源流等，標示著版本學已邁入成熟階段。